



天臺思想要論

——佛學思想導論之二——

倪清和

目次

- 一、引論
- 二、心即宇宙的全體
- 三、本體與世界
- 四、心體的包容性
- 五、心體的統一性
- 六、染性之自蕩
- 七、淨性之自覺
- 八、佛性之普遍
- 九、止觀復本來
- 十、結論

相。

4. 然彼虛法生時，此心不生；彼法滅時，此心不滅。不生，故不增；不滅，故不減。以不生不滅，不增不減，故名之為真。

5. 三世諸佛，以及眾生，同以此一淨心為體。凡聖諸法，自有差別異相；而此真心，無異無相，故名之為如。

6. 又真如者，以一切法，真實如是，唯是一心；故名此一心，以為真如。若心外有法者，即非真實；亦不如是，即為偏異相也。是故起信論言：「一切諸法，從本已來，離言說相，離名字相，離心緣相。畢竟平等，無有變異，不可破壞，唯是一心，故名真如」。以此義故，自性清淨心，復名真如也。

二、心即宇宙的全體

天台宗對心有一個專門術語叫做「真如」或者「如來藏」。因為所說的心，即是宇宙全體。以為：

- 1. 一切諸法依此心有，以心為體。
- 2. 望於諸法，法悉虛妄，有即非有。對此虛偽法故，目之為真。
- 3. 又復諸法雖實非有，但以虛妄因緣，而有生滅之

相。

天臺之稱天台，因為智者大師居在天台山的緣故。此宗以法華經作本經，所以又稱法華宗。智者為陳隋間高僧，著作最富鉅，所以是天台宗的光揚者。天台奉慧文為第一祖，慧思為第二祖，智者為第三祖。智者的著作大都研究如何修行的問題，所以哲學旨趣便欠缺，下愚現在取材到非法華本經，而是採用大乘止觀法門的觀點來進行討論。其書相傳為天台一祖的作品，而書中引用起信論的語句，但在慧文時代，起信論尚未出現，斷知這是一種附會。進一步的研究之下，止觀法門的基本觀點，皆接受了唯識華嚴二宗的影響，由這一點看，正是唯識華嚴思想盛行時的產物了。

說到天台教義大都承唯識華嚴思想一點，見之如下：比如如來藏——心本體一說，謂如來藏具一切集淨諸法之性，與唯識宗所謂阿賴耶識中具一切種子的意義如何？唯不同者唯識宗謂識亦依他起，所以其中種子，亦為依他起。而大乘止觀法門則說一切染淨諸法之性，皆不可改；即使世間諸惡，其性亦不可改。大乘止觀法門又以常恒不變的真心為一切現象的本體。這與華嚴同其說。本體現象二者之關係，天台亦有良喻，以為是自帕與鬼子的關係。手巾為真心，一切事物為鬼子；手巾現為鬼子的形像，真心現為一切事物，「手巾本來是有，不將無鬼以為手巾」。這個現點是平實的，唯識無一常恒不變的真心，即為以無鬼子的手巾——無現象的本體。華嚴以為一事物皆為真心全體所現；天台持說則同，每一事物物以具為有，皆在平如來藏——今依認識論 (Epistemology) 則指我人此心已具有一切事物的性；此猶如康德的感覺的形式，為先驗的，自有的。

如來藏中，具足一切事物之性；而一切事物的性，一皆為藏的全體，常恒如此，不可變改。若以康德的說釋之，此事物之性即分量、性質、關係、狀態。一皆為如來藏的全體者，因為四者隨，現者全現；滅者全滅。而且現象必變皆變，而性為永恆，蓋分量、性質、關係、狀態之性仍具在之。同時從此處看天台觀點比較平實得多，對於世界空有問題，堅持為有，可算為一特點。

「如來藏體，具足一切眾生之性。各名差別不同，即是無差別之差別也。然此一眾生性中，從本已來，復具無量無邊之性。所謂六道四生，苦樂好醜，壽命形量，愚癡智慧等，一切世間染法；及三乘因果等，一切出世淨法。如是等無量差別法性，一眾生性中，悉具不少也。以是義故，如來之藏，從本已來，俱時具有染淨二性。以其染性故，能現一切眾生等染事；故以此藏為在障，本住法身，亦名佛性。復具淨性故，能現一切諸佛等淨德，故以此藏為出障法身，亦名淨法身，亦名淨性。亦名淨法身，亦名淨性。這是指出生生性中，同時具有染淨二性。這是人性二元的新觀點，性者抽象之理，有抽離全體的作用，又為具體事物的潛在能力 (Energy) 性現為事，便成世界。世間具體事物有之謂善有之謂惡，淨性現為善事，染性現為惡事，皆是眾生性中從本具足。惟淨染二事，亦難立善惡之名，而是生出世間法與世間法罷了。故有云：「體具染淨二性之用，能生世間法」。

那麼吾心「包含染淨二性，及染淨二事」，所藏必多，而大乘止觀法門指出「無所妨礙」。如此則有兩方面的看法，一邊是此心可以說空，可以說無差別；另一邊言之，其中又可說是不空，可以說是有差別，因為：

「藏體平等，實無差別，即是空如來藏；然此藏體，復有不可思議用故，具足一切法性，有其差別，即是不空如來藏；此蓋無差別之差別也。此義之何？謂非如泥團具象微塵也。何以故？泥團是假，微塵是實，故一微塵，各有別質。但以和合成一團泥，此泥團即具多塵之別。如來之藏，即不如是。何以故？以如來藏是真實法，圓融無二故。是故如來之藏，全體是一衆生一毛孔性，全體是一衆生一毛孔性。如毛孔性，其餘一切所有世間一法性，亦復如是。是如來藏全體也。」

這裡用泥團與塵粒作比，這種思想有為與十一世紀的唯實論 (Realism) 與唯名論 (Nominalism) 的立論關係。原義以為如來藏之包含一切法，非如一束草之包含其束中之衆草；蓋每一法性，即是如來藏全體也。如來藏對於其所包含染淨諸性之關係，非全體與部分之關係，每一部分即是整個的全體也。故如來藏中，雖具一切諸性，而無多性之別。就此方面言之，則「藏體平等，實無差別，即是空如來藏」。然其具一切諸性，能一切諸事而言，則如來藏中亦有差別，即是不空如來藏。

三、本體與世界

現象世界的具體事物的種，亦為真心所有；因為真心含有染性；由此染性；現為染事，即現象世間事物。所以「說之為事，而悉一心為體，悉不在心外。以是義故，復以此心為不空也。譬如明鏡所現色像，無別有體，唯是一鏡，而後不妨萬像區分不同。不同之狀，皆在鏡中顯現，故名不空鏡也」。不空鏡即心，所現色像即世界。

真心中之染性，現為染事，其過程為「染性——染業——染法種子——業果」。業果即既在世界事物。故曰：「即彼染性，為染重故，成無明住地，及一切染法種子。依此種子，現種種果報。此無明及與業果，即是染事也」。

由染性達於業果，賴染業作中端，所染業是一重要階段。至於染業之所由起，則須先明所謂三性。三性即真實性，依他性，及分別性。

總明三性

真實性——出障真如及佛淨德。
依他性——在障之真與染和合名阿梨耶識即是。
分別性——六識七識，妄知分別。

三性中特別受用的是阿梨耶識即本識。特此首先提出特別討論：「真心是體，本識是相，六七等識是用。如以水為體，流為相，波為用。類此可知。是故論云：「以種子時阿梨耶識，與一切法作根本種子故」。此明其義也。又復經云：「自性清淨心」。復言：「彼心事煩惱所染」。此明真心，雖復體具淨性，而復體具染性故，而為煩惱所染。以此論之，明知就體，偏據一性，說為淨心；就相與與染事和合，說為本識」。

先前已論「真心雖復體具淨性，而復體具染性」。而染業之所起，由於三性，故在「別明三性」。就真實性言：
真實性——一、以有垢淨心以為真實性——即眾生之體實，事染之本性。
二、以無垢淨心以為真實性——即諸佛之體性，淨德之本質。

本一真一，就其體具淨性而言，則為無垢淨心；就其體具染性而言，則為有垢淨心也。本心本不生不滅，但以「不覺故動，顯現顯狀」。動即有生滅，就其真心之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言之，即名為阿梨耶識，此即依他性。

依他性及分別性，反有清淨與染濁之分。清淨依他性，清淨分別性，無見用於世俗事理，染濁依他性，及染濁分別性，則就是現象世界的由起。真如——真心「不覺故動」，有諸虛狀。虛狀之內，即有似識——即六七識。似識不知諸虛狀即是心作，妄執為實。本來之虛狀，即染濁依他性法；而妄執虛狀，以為實境，即染濁分別性法也。染濁分別性妄執虛狀，以為實境；此實境即現象世界也。此所說之染濁分別性，唯識宗叫做偏計所執性，此所說之染濁依章，即唯識宗所說——依他起性。此所說之真實性，跟唯識宗所說之圓成實性，與華嚴宗所說之圓成實性同。且研究：

「染濁依他性中，虛狀法內，有於似色似識似塵等法。何故名為似？以皆一心依靈所現故，但是心相，似法非實，故名為似。由此一識一念起現之時，即與似塵俱起。故當起之時，即不知似塵似色等，是心所作，虛相無實。以不知故，即妄分別，執虛為實。以妄執故，境從心轉，皆成實事，即是今時凡夫所見之事。如此執時，即念念靈心，還成依他性；於上還執，復成分別性。如是念念虛妄，互相生也。問曰：分別之性與依他性，既迭互相生，竟有何別？答曰：依他性法者，心性靈故起，但是心相，體虛無實。分別性法者，以無明故，不知依他之法是虛，即妄執以為實事。是故雖無異相生，而虛實有殊，故言分別性法也」。

由此可見，現象世界之本身為依他性；然推其根本，則有垢淨心之真實性所現。因曰：真心能與一切凡聖為體，心體具一切法性。如即時世間出世間事得成立者，皆由心性有此道理也。若無道理者，終不可成。故凡所有者，皆真實性所現，所謂心外無法也。

四、心體的包容性

如果一切法皆一心所現，為什麼在現象世界中的眾生所見與受用，許有不同則是什麼道理？這個問題，大乘止觀法門提出了共相識與不共相識來解答這個問題：

體——平等心——二性——共相性
相——阿梨耶識——二事——不共相性
共相識——同業熏成。
不共相識——別業熏成。

眾生同業所現的事物，如山河大地等，因其為同業所現，故均能見之，受用之。其別業所現，如各人之根身等，則只有自己能受用之，他人不能受用之。一種行為能引其同類的性，使現為事。故一種的行為愈多，則其所引起同類之性亦愈多。所以「一一凡聖，造業不同」，所得之報——反應與表象之接受亦異也。
(下期待續)